

胡適文選

序

郁達夫爲當代中國第一流文學家，創造社的中堅份子。他是浙江富陽人，現年四十二歲。日本帝國大學經濟科畢業。

郁氏從小就是一個品行方正學業優良的模範學生，也是個文學的愛好者。當初他所愛讀的書大都是花月痕，桃花扇，燕子箋等一類的書。那是宣統二年的時候，他正在杭州第一中學讀書。

一九一一年赴日本留學，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肄業。這時他開始與西洋文學接觸，先研究俄國諸作家的作品，後復轉到德國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在該校四年，所讀各國文學作品，約有千部之多。郁氏愛好文學之熱烈，於此可見一般矣。

後來他進了東京帝國大學肄業時，對於文學的嗜好更加深熟了。他的處女作沉淪，即於此時寫成。沉淪雖是他自己以爲初次嘗試的遊戲筆墨，既無真生命在內，也不會加以推敲和經過磨琢的；可是當時的中國，思想實在還很混亂，他能以新的題材和技巧，大胆無畏的描

寫病態的青年的心理——Sentimental之性的苦悶，給中國的舊禮教投下了一個猛烈的炸彈，中國文壇立刻爲之震動，尤其引起了一般青年的同情，沉淪便爲當時青年所愛讀，郁氏也就爲世人注意的作家了。

一九二二年回國之後，他因另外找不到職業，於是就正式開始從事文藝生活，那時候創造社已經拾起頭來，他即與郭沫若等共同努力於創造社的文藝運動的工作。創造社便得在當時的中國文化界上活躍起來，在中國文藝運動史上建立了不少功績，這是郁氏努力所致的功效。一九二三年是他最努力的一年，在這一年中，寫成長短篇小說和散文總有四十多篇。同年九月，並受北京大學之聘，擔任文學教授，於此期間，復作秋柳等小說多篇。一九二五年轉到武昌大學任教，這一年他的生活最爲苦悶，病了半年，文章未寫一篇。此後又在廣州中山大學及安徽大學等教授；但不久仍潛回上海，主編大眾文藝等，度其文藝生活。

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郁氏將自己所寫的日記出版，因其中所記的就是他和王映霞女士的戀愛史，頗有趣味，故極能風行一時。

近幾年來郁氏久居西子湖畔，過着安適的生活。如今他又南遊到福建去了，並在福建省

政府裏任着要職。他在一九三五年寫了一篇出奔，此後就沒有其他創作小說發表了，僅在宇宙風等雜誌上發表了一些日記和遊記之類的散文，又在自由談上發表了一些短文而已。

郁氏是頹廢派的典型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是反映青年的病態一方面的，青年對於現實社會的不滿性的苦悶，經濟的苦悶，感傷和頹廢的情感，他都如實地描寫出來。他的創作的特色就是這種純樸的真實的「自我表現」的「生活記錄」——他很忠實地把他自己的生

活，個性，情感都描畫了出來。他的作品裏是充滿着人生的哀傷，憂鬱——處處都能令人感到一種不可磨滅的生活的共鳴——操縱了許多傷感青年的心。

現在我們從他所作的前後三期的作品中，選出比較精彩的小說十一篇和散文十八篇，編成這部代表作選，以貢獻於愛好郁氏作品的讀者們。

一九三七年五月 編者

郁達夫代表作選目錄

上部：小說

遲暮·····	一
碧浪湖的秋夜·····	一二
出奔·····	三四
遲桂花·····	七三
微雪的早晨·····	一一八
過去·····	一四一
春風沈醉的晚上·····	一六六
離散之前·····	一八六
采石磯·····	二〇〇
茫茫夜·····	二二六
血淚·····	二六九

下部：散文

郁達夫代表作選

目錄

二

閩遊滴瀝之一	二八八
閩遊滴瀝之二	二九四
閩遊滴瀝之三	三〇二
閩遊滴瀝之四	三一〇
閩遊滴瀝之五	三一七
閩遊滴瀝之六	三二五
屯溪夜泊記	三三三
仙霞紀險	三三九
方巖紀靜	三四四
住所的話	三五〇
北平四季	三五五
春愁	三六三
雪夜	三六五
日本的文化生活	三七二
懷四十歲的志摩	三七八
梅雨日記	三八二
秋霖日記	三九一
冬餘日記	四〇〇

郁達夫代表作選

遲暮

厭倦了頻年的飄泊，并且又當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的來侵與世界經濟恐慌最高潮的刀口，覺得不死不生地羈縻在大都會裏作窮苦的文士生活，也沒有一點意義，林旭就在一天春雨蕭條的早晨，帶了他的妻兒遷上比較得安靜的杭州城裏去永住了。

杭州本來是林旭他們的本土本鄉，飲食起居的日用之類，究竟要比上海便宜得多。林旭在表面上雖則在說，對於都市生活，真覺得是厭倦極了，只想上一處清靜點的地方去讀讀書，寫寫東西，但其實，這一次的遷居的主要動機，還是因為經濟上的壓迫。

「算了算了，人生原不過是這麼回事。苦苦的寄生在大都會裏，要受隣居們的那些閑氣，倒還不如回到老家去住幾天大房子的合算！」

林旭在一天睡不着覺的惱人的晚上，這樣的輕輕地說了一串並不是在對人講的獨白；而

睡在他的身邊，似乎也還沒有合眼的他的夫人，却馬上就很起勁地回答他說：

「我倒也是這樣的在想，就是不同鄉下的老家，上杭州去租一間大一點的房子住住，租錢究竟要比這裏便宜些。」

這一個偶然在蚊帳之內的夫妻會議的議決案，居然於半月之後被實地執行了。將幾件並不值錢的零星行李與兩個小孩子搬進車廂之後，林旭把關在那裏的車窗放了下來，對着煙霧和春雨拌在一道的像灰漿一樣的上海空中，如釋重負似的深長地吐了一口鬱氣。立在窗口，拿出手帕來擦擦額上的汗，回轉頭來，對兩個淘氣的小孩發了幾聲叱咤的命令，他又凝視在窗外的雨脚在作獨語說：

「車到站的時候，要希望牠不落雨纔好！」這一個老是像只在對自己說話的獨語習慣，也是林旭近來的一種脾氣；有時候在街上獨步，或一個人深夜在書案前看書的當中，他也會高聲地說出一句半句的話，或發出一聲絕望悲憤的叫喊來。他的家人對他這脾氣，近來也看慣了，所以即使聽見了他的獨白，看見了他的臉上的險惡的表情，也到了會泰然不去理他的程度。

因爲是落雨天，所以車廂裏空得很。火車開出之後，林旭一個人走上了離女人小孩們略遠的一個空座去坐下，先翻開了一冊打算上杭州去譯的書看了幾頁，後來又屈著手指頭計算了些此番搬家的用費之類，更看看窗外的雨景而打了幾個呵欠，不知不覺就昏昏沉沉地在座位前的小桌上靠住睡着了。

火車準時到了杭州城站，雨還在淒其地落着。一靠月台，他的夫人就向車窗外乾娘大哥哥二弟地招呼了一陣；原來她們的親戚朋友，接到了她們將遷居來杭的消息，和火車到站的時刻，早就在那裏等着。林旭走下了月台，向幾位親戚們帶來的小孩子等一看，第一就感到了一種辨認不清的困惑。幾年前頭，他上杭州來看他們的時候，有幾個小的他不曾看見，有幾個與他是居於叔姪的輩次的小孩，也還是不懂人事的頑童，而現在他們竟長得要和他一樣地高，穿着了學校的制服，幫他提行李，抱小孩，儼然是已經成年的中堅國民了。走出月台柵門，等汽車來搬行李的當中，他約大家上待車室裏去坐了一下。喝了口茶，吸了枝煙後，他鎮靜地向他的長一輩的親戚們仔細一打量，心裏頭也暗暗地吃了一驚。他覺得他們的臉色，他們的姿勢，在這僅僅的幾年之中，竟變得非常之衰老了。

「啊，這一個人生，這一個時間的鐵門關，誰能夠逃得過去？誰能夠逃得過去呢？」分坐入了幾輛汽車，他向兩旁在往後退的依舊同幾年前一樣的衰落的杭州城市看看，心裏忽而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灰冷的感覺，在他的口上，險些兒又滾出了這一串獨白。

在杭州住下的第二天，新居的電燈，接上了火。林旭吃過了夜飯，踏進一間白天剛佈置好的書齋，去打開夜飯前送到的上海報紙來看。初看了第一面的大字廣告，還並不覺得什麼，繼看日軍侵入的政治新聞，因為只看了些題目，倒也還可以，後來看到了三面的社會新聞，讀入了記事的第一則，就覺得字跡模糊得很。叫家人來換上了一個五十枝燭的電燈球，繼續再把社會記事看將下去，而字跡的模糊，還同沒有換燈球的時候一樣。他把眼睛擦了幾擦，歪頭一想，纔曉得自己的眼睛花了，一副新近配好的老眼鏡，在移家的紛亂之中，不知搬入了什麼地方，到現在還沒有尋着。放下報紙，滅去電燈，踏回寢室去就寢的路上，他又輕輕地獨語着說：

「明天一早非去配一副眼鏡來不可！非去配不行！」

搬定之後，約莫將一禮拜了，有一天久雨初晴的午後，林旭在中飯時飽啖了一盆杭州著

名的醋溜鯽魚，醉醺醺地正躺在書齋裏的籐椅上擡鼻微吟。

冷雨埋春四月初——歸來——飽食故鄉魚——范睢——書術成奇辱——王霸妻兒——愛

索居——傷亂久嫌——文字獄——偷安——新學武陵漁——商量柴米分排定——緩向湖塍試

鹿車——

翻來覆去，吟成了這五十六字，剛在想韻脚和平仄的協與不協，門鈴一響，他的已經長到大歲的兒子却跑進來說：「有客人來了！」

跑上客廳去一看，他起初呆了一呆，一時竟認不出這客人是誰。聽了客人叫他的聲音，又聽了一句「你總以為我還在廣東罷？」的開場白之後，他說「啊！」的叫了一聲，搶上去握住了客人的手，只在「仲子！仲子！」的叫客人的名字，有半晌說不出話來。

詩人黃仲子當十幾年前剛出第一冊詩集的時候，林旭在上海原是他很熟的朋友。當時因為有人毀謗林旭，說他是一位變態性慾者之故，年紀很輕的黃仲子，對他還同小姑娘似地表示了許多羞縮的神情。以後一別十餘年，他們有時原也在車窗馬背，客舍驛亭裏見過幾次面，有時也各寄贈着些自著的作品之類，通過許多次信，但到了這一個安靜的故都來一見，

林旭真覺得是掉入了夢裏去的樣子。

「仲子，你廣東是幾時回來的？」

「回來得已經有一年光景了，時代實在進展得太快，我們都落伍了，你也老得多了呢，

林旭！」

「那當然！仲子，我看你的額上，也已經有了幾條綹紋了呢！真是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啦！你近來還做詩麼？」

「柴米油鹽都籌謀不了，那裏還有工夫做詩哩！你有幾個小孩子了？」

「兩個半，因為還有一個，怕就快要出來，所以只好算半個。你呢？」

「也是三個！性慾的淨化，The Sublimation of sexual instinct 的必要，雖則時時感到，可是實際上却終於不行。」

「哈哈，哈哈，你也做了山喀夫人的信徒了麼？節產這一件事情可真不容易，好！讓我們慢慢地來研究罷！」

「上海的文壇怎麼樣？你爲什麼要搬到這一個死都裏來住呢？」

「還不是爲了生活！我們是同你剛纔說過的一樣，都落伍了。無論如何，在這一個暴風雨將次到來的大時代裏，我們所能盡的力量，結局總是微薄得很。新起的他們，原也很在努力，但實力總覺得還差一點。像我們這樣，雖自己明曉得自己的軟弱無能，可在有些時候，也還想替他們去服一點點的推進之務，不過心有餘而力不足，近來老覺得似乎將要變成他們的障礙物的樣子，所以就毅然決然地退出了這文筆的戰場。仲子，你以爲我這計劃怎麼樣？」

「當然是很好，我們雖則都還未老，但早已先衰了，第一就得來休養休養，雖然或將從此一直的沒落下去也說不定。」

「祝夫人呢？近來怎麼樣？」

「她麼？不是剛纔同你說過，已經成了三個孩子的母親了，除開走上了千古不易的母性的軌道之外，還有什麼？」

「還有金女士呢，金麗女士呢？我聽說她也已經回國了，是在杭州教書罷？」

「她也在那裏，并且因爲在一張報上看見了你的來此地永住，還很想和你見見。明天午

後有沒有空？我們去約她遊一遊湖，你以為怎麼樣？」

「好，好得很，我明天午後一定上湖濱去等你們。」

林旭和黃仲子這樣約定了明日的去遊湖，兩個人又談了些閑天，就匆匆地分開了手。是在這一天的晚上，林旭於躺下床去之後，就又問了問他的夫人。

「黃仲子明天約我去遊湖，你願不願意去？」

「挺着了這麼一個大肚子，誰還願意去出醜哩！」

「聽說金麗也一道去的，你們不都是老同學麼？為什麼不去見見談談？」

「等我做了產之後，再去請她們罷！」

原來林旭的夫人汪寶琴和黃仲子的夫人祝蔭楠以及金麗，都是杭州女學校裏的後先的同學，而同級的金麗和祝蔭楠，還是同一個縣裏出身的小同鄉。當詩人黃仲子在向祝女士通信求愛的時候，比祝低一級的汪寶琴她們的班裏，很流傳着有些風說，似乎說詩人黃仲子對祝的級友金麗，一時也會經感到過不能自己的深情。但結果，黃祝倆終於結成了美滿的良緣，而金女士也於學校畢業之後，上法國去繼續讀了幾年書。不久之前，金女士剛自法國學成了

回來，仍在杭州的一個大學裏教書。林旭有一天偶爾在報上的教育欄裏看到了這消息，對他夫人說了，他夫人也就向他說出了那一件舊事。後來他又聽說她，金女士，因為抱着高遠的理想，一直到現在為止還是一個獨身的處女；因此他對她也觸生了一點淺淡的好奇心。平時對於女性絕不注意的林旭，這一回見了黃仲子而竟問起了金麗，想來總也是這一種意識下的麗比多在那裏起作用。

到了和黃仲子約定的時間前半個鐘頭的光景，林旭便從新寓出來，慢慢地踱到了湖濱。這一天的天氣，原也晴暖得宜人，但香市早過，浴佛節也於前兩天過去了，故而湖上的遊人，也並不多。日光淡淡地洒在湖濱的樹枝上，遠山上，以及許多空船的白篷子上。當這一個繼三春而至的熱烈的首夏晴天，照理來講，湖上的景色，當然是分外的姸妖濃豔的，但不曉怎麼，林旭一個人在湖濱踱着，看看近旁，看看遠處，只覺得是蕭條落寞，同在荒涼的冬日，獨自在一個廢墟的城邊漫步時的情景一樣。

先在體育場附近的堤上走了一圈，等慢慢走到了二碼頭的樹下的時候，他覺得腳力也沒有了，所以就向一條長木椅上坐了下去。將頭靠上了椅背，眼睛半開半閉地茫然對西面的山

影不知呆看了幾多時，忽而在他的近旁路上，有許多蹣跚着的小孩脚步聲聽見了，回轉頭來，向北一看，他第一眼就看出了一個身材比那一羣小孩大人都稍高一點的女性的上半身。接爲就看見了黃仲子，看見了黃仲子的夫人，和她的三個小孩。同時黃仲子也走上了他的面前，在說話了。

「你等得很久了麼？我們因爲去約密斯金，繞遠了路。」

說着，他就照例的替林旭和金麗介紹了一下。金女士的青春豐潤期，雖則已經過去，但從她的緊張的肌肉，和羞澀的表情上看來，究竟還有點少年的豐韻留在那裏。林旭一面露着微笑應答着話，一面更撇眼向仲子的夫人一看，覺得她的頭髮也枯燥了，顏面也瘦落了，談話的語氣也散漫了，時時只在照顧着三個孩子，生怕他們在路上發生了什麼意外。

「是的。仲子的話說得不錯，她是已經走上了母性的軌道了！」

這樣私私在心裏轉着念頭，他又掉頭向仲子一看，覺得從前是那麼熱情澎湃的這位抒情詩人，現在也帶上了近視眼鏡，穿上了半舊的黃黑色西裝，本來是矮胖的身體，更覺得矮了胖了一點，彬彬有禮，默默隨人，似乎也已經變成了一位走上了軌道的父親。

林旭因爲多走了一點路，身體微感到了些疲乏，所以對於遊湖，並沒有積極的興趣。金女士也說今晚上有朋友結婚，要去幫忙，怕是不能在湖裏滯留到夜。黃仲子夫婦倆，有三個小孩要招呼，落船上岸，處處都有不便，所以落不落湖，也是隨便的。林旭感到了這些，并且覺得金女士也已經會見，好奇心也早已滿足了，故而就提議說：

「我們還是上西園去吃點點心罷！湖上清冷得很，玩也沒有什麼好玩。」

大家贊成了這提議，上西園三樓去坐落，在吃點心的中間，林旭向四周清淡的座上看，忽而想起了一幕西班牙伊麗納茲著的小說洪流的電影裏的場面。

「仲子，前幾年，有一個外國影片，伊麗納茲的洪流，曾經到過中國，你有沒有去看？」

林旭不經意地將這一句話問出口後，心裏倒覺得有點太冒失了，所以不等黃仲子的回答，就接着又將話叉了開去：

「近來中國的電影，似乎也很進步，不過無論如何，我覺得總沒有外國影片那麼的高尚。」